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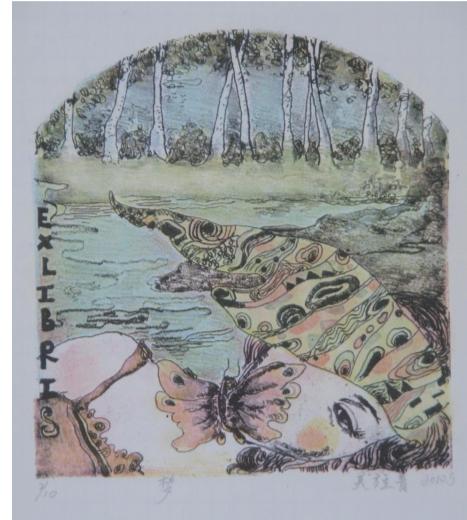
# 藏书票,读书人的最爱

■上海 王家年

在中国首届藏书票拍卖会上,美国总统乔治·华盛顿的藏书票和新文学作家叶灵风制作的藏书票,均以22400元创下中外藏书票单品拍卖之最,为藏书票藏家打开了一条投资渠道。

藏书票起源于中世纪的贵族阶层,15世纪时最早在德国流行,后来传入美国、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。藏书票作为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志,通常是贴在书籍扉页上,增添书的珍贵和美感,形式上有些类似于我国文人习惯使用的藏书印章,多数是版画家采用版画的创作手法进行制作的,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,被誉为“纸上宝石”“版画珍珠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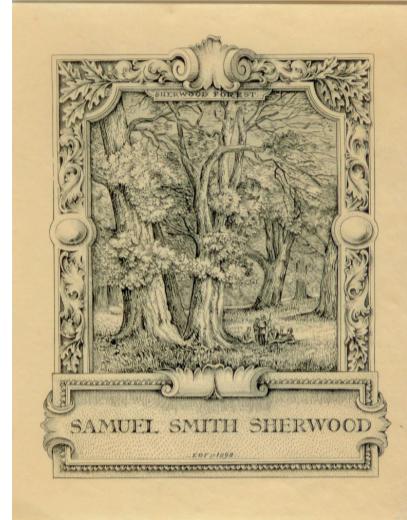
世界上最早的一张藏书票竟是为防“书贼”。画的是一只刺猬,口衔一枝野花,画面上方有一缎带,上写有一行字:“慎防刺猬随时一吻”,以示对偷书者的警告。最初的藏书票,只限于版画家自己藏书之用,后来发展到为别人创作。藏书票题材包罗万象,有人物、动物、风景、静物、鸟兽虫鱼、花卉树木、名胜古迹、民间传说、人体艺术、警句名言、玩具用具等,有的还巧妙地将读书、书籍、藏书等内容设计在书票画面中。其制作方法很多,有铜版、木版、石版、漏版等。藏书票的大小,一般不超过7厘米×9厘米,画面上要有读书或藏书人的标记,如“某某藏书”等字样,国际习惯用拉丁文标记“EX-LIRRIS”;有正方形、长方形、圆



早期藏书票



早期藏书票



早期藏书票

形、三角形、椭圆形等形状。藏书票强调民族特色和个人艺术风格,如欧洲各国的藏书票花纹华丽,具有浓厚的装饰色彩;而美国通常用抽象派作品装饰书票;日本的藏书票大多采用浮世版画技法,绚丽多彩,独具艺术魅力。小小一张藏书票,能够随着书籍的发展和普及传承五百年生生不息,足以证明其独特而持久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及收藏价值。

许多著名画家如法国象征派的奠基人高更、西班牙艺术巨匠毕加索、英国版画家贺加斯等人,都创作过不少珍贵的藏书票作品。一些世界文豪如雨果、莫泊桑、福楼拜等人,都十分喜爱藏书票。英王李尔斯一世、西班牙菲利浦四世、瑞典女王、美国总统华盛顿等人,更是藏书票的收藏迷。在“版画版”“通用版”“印刷版”和“手绘

版”四大类藏书票中,只有“手绘版藏书票”是画家一幅一幅绘制而成,即使同一画家绘制的同一题材,也由于构思、布局、着色以及绘制时间的不同,票面图案呈现出明显差异,这类书票最为珍贵最值得收藏。

藏书票这种形式,是上世纪初传入我国的。我国最早的一枚藏书票是关祖章的藏书票,这枚藏书票贴于1910年出版的《京张路工摄影》封里,画面是一位书生秉烛展卷。藏书票的兴起是在上世纪30年代,这和鲁迅的倡导有关系。鲁迅是现代木刻的创始者和木刻运动的组织者。在他的影响下,产生了大量木刻作品,也涌现出一批青年木刻作者。中国早期藏书票古色古香,有的还配上了古文篆字,后来,藏书票的表现形式趋向多样化,剪纸藏书票,以其单纯、明快、朴实的特

色闯入了藏书票艺术领域。

中国藏书票品种繁多,有黑白木刻、套色木刻、水印、石版、铜版、丝网版、塑料版、布贴版、橡胶版等,票面构图不拘一格,能见高山大河、日月星辰、古今人物、飞禽走兽、亭台楼阁、风花雪月等;在创作风格上,或粗犷奔放,或细腻秀美。我国的藏书票领域广阔,不仅有版画藏画,还创出了篆刻、剪纸藏书票,有的取法石刻、汉画像砖、壁画而成,有的则撷取民间皮影、蜡染等艺术精华,或古朴典雅,具有浓郁的金石玺印味道;或五彩缤纷,精湛隽永,令人回味无穷。

小小藏书票,包罗大世界,几乎天下万物均可在藏书票上展现。一张藏书票就是一幅微型版画,包含有藏书者的情操和对人生的追求,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钟爱。我们熟悉的作家

巴金、臧克家、王蒙、金庸等,都有自己的藏书票。藏书票是人们收藏的又一门类艺术品,在世界各地进行交流、展览。

每一幅手绘版藏书票都凝聚画家大量心血,他们往往在书票下方空白处留下铅笔签名,签有画家名字的手绘藏书票具有增值空间。如上世纪初布拉格画家艾米尔·奥禄加为大诗人里尔克绘制的十几款藏书票,品相完好的签名版已涨到5000欧元一枚,而“颓废主义藏书票”设计大师拜劳斯的手绘签名票,更是无价之宝。中国最早的藏书票画家宋春舫、李桦手绘的1935年签名票,其价格已涨到万元以上,就连当代较活跃的版画藏书票制作者如梁栋、黄海兰、张子虎等人的手绘签名版书票,价格也超过千元。如今藏书票,成为正崛起的收藏品,值得收藏者收藏投资。

## 浅绛彩瓷是“文人瓷”吗

长期致力于近代陶瓷的搜集并增加了研究的趣味,到2021年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第一部《近代陶艺家室名字辞典》。这为我们了解和收藏近代瓷画家及其作品提供了很大的方便。而且,这部辞典不仅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,还秉承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“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”的主张,避免了学术上空疏浮夸的弊病。

迄今为止,人们对近代陶瓷的理解仍各有不同,在理论和实践上,既无统一的认识,说法上也各行其是。譬如藏家多称其为“文人瓷”,也有个别人说是“瓷器上的文人画”或“瓷器上的中国文人书画”。这些说法是否准确,值得深入探讨。我认为,“瓷器上的文人画”还是符合实际的。把近代的职业瓷画家评价为“文人”,把他们的作品评价为“文人瓷”“文人书画”,是不准确的。2012年我曾写《浅绛彩瓷名雅瓷——浅绛彩及其异名辨证》一文,指出除了“瓷器上的文人画”外,包括浅绛彩及其有关

的生命力,或迟或早总会引起文人雅士们的瞩目和效仿。词,也不例外。现存最早的文人词,当属盛唐大诗人李白的《忆秦娥》和《菩萨蛮》判别为“如果我们在‘词曲’之前加上‘文人’二字,这一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”,并由此划分为“文人词”和“民间词”。

以上两本权威著作也可作为一些佐证。所以,事实充分说明浅绛彩瓷根本不是“文人瓷”而是“文人画”。

由此可见,权威专家把李白效仿敦煌民间的“敦煌曲子



敖少泉人物瓷板

■安徽合肥 李俨

对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在现代文化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每一个艺术爱好者几乎没有不喜欢收藏的。

我对于书画本来就有特别的爱好。1995年,我开始对近代陶瓷文人画发生兴趣。记得我当初的启蒙读物,一是1994年出版的《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》中记有“黟县瓷绘”,一是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编的《安徽画家汇编》中记有程门、汪友棠、何明谷的瓷绘。而后我才

的各种名称都是错误的、名不副实的。在辩证“文人瓷”时说:“于浅绛彩而言,其艺术风格确是文人画,但对于其作者来说,却是官窑职业画家。况且,他们的浅绛彩属于商品性质,跟文人以此自娱的文人画完全不同。”所谓“官窑职业画家”,其实质就是为官府劳动的工匠。

李学勤、冯而康主编,曹焕旭所著的《中国古代工匠》(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)一书,由目录中的两个标题“官匠与民匠”和“为官府劳动的工匠”可为证。

关于“文人”的界定即划分,我们再看看权威专家的见解。

唐圭璋、钟振振在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(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)的《前言》一文中说:“本世纪初在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室中发现的‘敦煌曲子词’,是‘中土千余年来未睹之秘籍’,是文学意义上词的‘椎轮大辂’(朱孝臧《云谣集杂曲子跋》)。”其后又说:“产生于民间、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,总是具有强



程门山水笔筒



程门山水瓷板